

墨香年味浓

◎宫风华

“年，像淡烟，又像远山的晴岚，我们握不着，也看不到，但它走来的时候，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我们就知道，年来了。”读到季羨林先生这句雅致的句子，扑面而来的浓浓年味如缕缕春风轻轻地温暖我的心田。

旧日乡村，一进腊月门，乡亲们便异常忙碌，但刻花钱、写春联的事儿是不能耽搁的。

去年门框上的春联经过日晒雨淋，到了冬天都残破了，又该换新的，即“千门万户曛曛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人们图个吉祥如意、福祿寿禧，心中满盛着美好的愿望和难抑的喜悦。在大年三十贴上春联，以烘托春节的欢快气氛。

父亲是乡村教师，写得一手好字。一放寒假，四邻亲友就送来红纸请父亲写春联。父亲从不推辞，乐呵呵地接下，还要递一支烟给人家，弄得人家过意不去。腊月里，天寒地冻，父亲一有空就写春联，我总是站在一旁，帮着裁红纸、捧春联，依次排放在堂屋的空地上，由晾干。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小学课本上被我画得没一处空白。

后来，我上了师范，且爱好书画和写作。工作后，找我写字的人还不少，写婚联啦、出黑板报啦、写条幅啦、写标语啦等等，我是有求必应，既得到了锻炼，又满足了我的虚荣心。特别是腊月里写春联，是必不可缺的。记得有一年，我写了三十多家，墨汁用了好多瓶。母亲有时劝我少写些，父亲总是说，邻居们能求咱什么，最多是一年到头写个对子，我们也不能太不厚道。母亲总是点点头，一人包揽所有的家务活。

有时同事也请我写春联，从字体选择到章法布局都要仔细斟酌一番，力求完美。他们鉴赏水平不一，但看到一副副新春联时总露出会心的微笑，那情形令人感动。

我曾祖父和祖父均为旧时私塾教师，工于书法，常为村人写春联。他们精湛的古文造诣和严谨的书法每每使人自愧弗如。我现在还珍藏着祖父手书的《珠算术》《民间药方》等小札，闲来品味，收益颇丰。父亲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并未精心练过字帖，凭着对书法的悟性，潇洒的行书让人赞叹不已。我庆幸自己浸淫于如此家学，欣慰于手中的毛笔没有荒废。

春联不仅能烘托节日气氛，且能寄托情怀。“诗书画琴楼台风情，花鸟山水庭院雅韵”令人向往宁远幽静的境界。办喜事的人家贴上“桃花羞上玉台诗，莲子杯中金谷酒”更显得情意深、缠绵缱绻。“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寄托了村民们美好的希冀和向往。

农村人家大门、房门、灶前、中柱都要贴，还要贴横批、斗方、报条、福字等，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里里外外全是大红纸新对联，真是“一元初复始，万象又更新。”讲究的人家，还用石灰拍元宝墩，图个招财进宝、新年大发。现在农村手写春联很少见。一到腊月二十，路边就有卖春联的摊子。几角钱一幅，便宜，印刷体，烫金字，纸质厚硬，明显比手写的好。家家豪华的大门头上都贴着两米长的烫金对联，阳光下，字字熠熠闪光。

可不管多忙，每年春节，我总会写几幅春联送给亲朋好友，总会精心写几幅春联贴在自家和岳母家的门框上，让这种古朴的民风继续传承，让人们在喜庆之余怀念想去的纯朴而温馨的岁月。

春天的气息

◎唐国强

花瓣吻上我的唇
寒风将我冷凝的外衣
裹进冬日的风霜雪雨里
然后将我身体的温度
迅速地在地表平衡
可我青春岁月的机体
包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都展开各种姿势
等待时令 季节的发号施令

陪伴我蓄势萌芽的草粒
随时躲在我身体的周围
乘我没有反应过来时
突然以不可阻挡的毅力
超越我 冒出芽胞

花儿站立枝头时
千丝万缕的阳光
在枝叶的缝隙里
偷看我 对他们的哺育
一阵风吹来
花瓣
吻上了我的唇

花开的季节

寒 气 在 大 雾 的 笼 罩 之 下
改变了一贯的盛气凌人
极不情愿地回到它
应有的时空季节里

阳光还没有耀眼的时候
樱花嗅到了它的花期
梨花 李子花
跟着扮演白雪公主
花瓣吻上我的唇

寒风将我冷凝的外衣
裹进冬日的风霜雪雨里
然后将我身体的温度
迅速地在地表平衡
可我青春岁月的机体
包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都展开各种姿势
等待时令 季节的发号施令

陪伴我蓄势萌芽的草粒
随时躲在我身体的周围
乘我没有反应过来时
突然以不可阻挡的毅力
超越我 冒出芽胞

花儿站立枝头时
千丝万缕的阳光
在枝叶的缝隙里
偷看我 对他们的哺育
一阵风吹来
花瓣
吻上了我的唇

羞涩的春天

羞涩的春天
躲在三月的花朵里
躲在微风的柔情里
藏在五月的果实里
春天的魅力
衍生夏夜
萤火虫的晶莹剔透

花骨朵 在叶片的经络里
绽放毕生的魅力
万物 争奇斗艳
四月 女人的天
那些服饰的艳丽
点燃热情的岁月
女人

一辈子 陶醉而满足的角色
生怕没人知晓它们的存在
而桃花
似怀春的女子
翘盼地迎接与它合影的身姿

庭院不大
花色却不少
微风拂面那一刻
醉人的笑脸
躲在赏花的氛围里



金桂飘香。 汤青 摄

念湖冬日

◎刘云燕

念湖，一个藏在云南蒙山腹地的高原湖泊，烟波浩渺，碧水茫茫。

冬天的念湖，有着一一种自然、简约的美。远山连绵，湖水深流。而树早已被染成了一种桔红色，一排站在湖水中，仿佛拉着手跳起了“四小天鹅”。那简洁的树杈，与黛色的山，绿色的水相映衬，自有一种宁静自然。雾霭迷蒙中，一切影影绰绰，仿佛我们慢慢步入了一个洋溢着童话色彩的世界。那雾气如淡雅简约的绸缎般，带着一份神秘和缠绵，慢慢地，拂过远山和田野。

念湖最有名的莫过于黑颈鹤，也许是它们心心念念这块土地，这湖碧水，每年冬天一定要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此时，念湖一改往日的寂静，成为了鸟的天堂。天上飞的是鸟，水中游的是鸟，树枝上顾盼的是鸟，袅袅婷婷立在水中央的也是鸟，它们如落入凡尘的精灵，翩然起舞，美仑美奂。

念湖最美的莫过于晨曦时分。湖水和群山在微光中慢慢醒来，太阳从云层中透出一道缝隙，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世界。此时，天地万物因着这道光而明亮，沸腾起来。先是天空开始泛红。接着，水波荡起的涟漪中，也层层明亮起来。黑颈鹤翩然飞舞着，相依相伴着，飞过这片它们挚爱的地方。直到太阳慢慢跳出湖面，霞光万丈，那洁白舒展的云朵，仿佛也翩然起舞起来，一切沐浴着晨光，欣欣然。

黑颈鹤飞过湖面，飞过树梢，“啾啾”地叫着，排起一字，向着太阳的方向，人们早已长枪短炮地希望拍下这一美景。云彩渐稀，太阳的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红，然后整个把念湖照亮，仿佛拉开了夜色的幕布，一切都明亮起来。如果此时，你可以涂抹一幅水墨丹青，那念湖的冬是最有中国意境的，一切都是简洁，一切又充满动感，到处是智慧的留白，颇有些“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妙处。而自然是最杰出的创作家，它把山涂抹成黑色，而将水树用最明亮的色彩来打造，一明一暗间，韵味初现。湖水荡漾中，波光潋滟，仿佛如一首平仄对仗的古诗词，光斑打在水面上，跳动着，又给水

面带来一丝灵动。

念湖边有小小的沟渠，一直通向远方，渠水两侧是古树悠悠，到处是红土地，到处是枯萎的黄色，倒也斑斓多彩，耳畔仿佛响起了《秋日的私语》般，颇有些岁月静好的平和。水边的叶片早已发红，如几只蝴蝶般在风中飘动，它们在和天空中的黑颈鹤打着招呼吗？

念湖边的人们淳朴可爱。小男孩坐在湖边，专注地玩着手中的几株枯萎的蒲公英。他小心翼翼地插起来，那是他最伟大的杰作。孩子妈妈则在湖边的红土地里忙着收获。一匹白马陪伴着她。在这里，人、鹤、湖浑然一体，恍若仙境。

我徜徉在湖边，念着湖的名字：“念湖”，山在水的怀里，水在山的心里。风吹起，黄黄的叶子随风飘落，似乎写满了思念。念湖，是鹤念着湖水吗？一个湖，一群鹤，哪怕千里万里也要找寻，继而留下一世牵绊。关山万里，道路迢迢，皆是一份不可言状的缘。

湖在身边，鹤在湖上。冬日念湖，让人留恋……

酸菜

◎李万虎

初冬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乡民们都回来了，村庄有了魂魄，炊烟柔软而多情，女人把腰肢扭成春意盎然的柳枝，有序的准备着过冬的物资。面柜里倒满了面，地窖里贮藏了土豆，窖的边缘墙根下埋了几十个萝卜，男人则从树林里拉来了枯死的白杨树，用斧头劈成小截后整齐划一的码在了柴堆上，所有物资准备齐全后，还缺少一样冬天必不可少的食材，酸菜。有了酸菜的冬天，才是最婀娜的冬天。

找一个暖和的下午，搬出厨房里的包包菜，挑来水，就可以压酸菜了。将清洗后的包包菜，从中间切开后，细细切成手指宽的条，倒入缸里，细细端详切开的包包菜，叶子是绿的，菜心是黄的，菜根是白的，小时候可没少吃这酸菜。

压酸菜的方法是放入一层切好的包包菜，撒一把疙瘩盐，撒一小把花椒，再撒一把青红辣椒，等缸里的菜冒尖了，铺上几片完整的菜帮子，压上石头，压酸菜就算完工了。

时间是个好东西，它是一个创造者，见证者，终结者，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繁衍和死亡，它能终结一颗包包菜，也能创造出一缸酸菜。一进厨房，酸菜味飘香，直往你鼻子里钻，时间越久越浓烈，令你垂涎欲滴。家家户户都压酸菜，但并不是每个家庭的酸菜都一样香脆可口。盐放少了，酸菜容易坏，盐放多了，吃起来齁的慌，完全没有酸菜的味。无疑，我的母亲压的酸菜是最好吃的，那味儿足以让我用一生来品味。

有一年冬天深夜，我们都睡下了，院门却咣咣的被人敲响，我害怕极了。母亲却自信的说，你去开门吧，是要酸菜的。开了门，果然是邻居婶婶端着盆来要酸菜了，进门就说，老嫂子，你家的酸菜，给我捞一盆。母亲像受到了表扬，爽朗的笑着说，一大缸呢，不够了再来捞，边说着边去给婶婶捞酸菜。后来我问母亲，她怎么知道敲门的的是捞酸菜的。母亲得意的说，她下午听到邻居婶婶家划拳的声音。喝酒的人，最爱吃酸菜，吃了酸菜，胃不难受，解酒也快。

我极喜欢母亲做的酸菜炒猪肉，就着稠饭吃。稠饭也叫懒饭，就是切成片的土豆煮熟后，再在锅里均匀的撒上面粉，不断的搅拌，搅拌不动了，稠饭也就做好了。另起一个锅，油热后葱姜蒜爆香，倒入肥瘦分离的猪肉，倒入从菜缸里捞出的带有冰碴的酸菜，酸菜热了，酸菜炒猪肉也能出锅了，盛在盆子里，端到炕桌上，舀一碗稠饭，盘盘腿坐在炕上，一家人围着炕桌，夹一口酸菜，送入口中，麻辣酸脆，透入五脏六腑，特别下饭。

那些有酸菜的日子是母亲苦日子里调出来的美味，因有浓浓的亲情包裹，给我留下很深的酸菜情怀。酸菜不但可以解酒，可以炒猪肉，调在汤饭里，也是特殊的舌尖享受，喝一口酸菜汤，开胃健脾，驱寒保暖，也增加食欲。

现在生活在城市里，流连在饭桌上，各种蔬菜应接不暇，那一口可有可无的酸菜，常常没有人提及，但铭记在骨子里的酸菜情怀，时常警示着我，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柴草的香气

◎刘兰根

以往在乡下的老家过年，除了各种年货外，还要准备充足做燃料的柴草。

蜂窝煤炉子虽然摆在屋角，但是也只能用来烧烧水，若想要煎炒烹炸，卤煮蒸炖，还得是饭棚子间的大锅灶。

这些柴草，母亲在秋天就已经留足了。玉米芯、棉花杆是蒸干粮的好燃料。麦秸、玉米皮是用来引火用的。炖肉时，有父亲剥好的枯树枝，父亲有一把斧头，专门砍院墙外那些枝枝杈杈，并剥得齐齐整整。这些都堆放在一间闲置的屋子里，母亲说，防备雨雪天淋湿没有柴烧。

堆放在墙边的，还有几大捆芝麻杆，母亲每年都会种一大片芝麻，一节一节的芝麻开着白色的花，特别好看，待成熟后，母亲在地上铺一个大的棉花包，把一捆芝麻夹在腋下，一手拿小棍子轻轻敲打，白白的芝麻粒就扑簌簌落下来，我会捏起一撮放在嘴里，嚼起来特别香。

这些芝麻用来换一年的香油和芝麻酱，也能四季不断。芝麻杆母亲也另有重用，一定要等到年三十和年初一煮饺子时用来烧火，她说这意味着一年的生活红红火火，像芝麻开花节节高，我们坐在灶前烧火，都会很兴奋，在红红的火光中，想像着锅里的美味和明年的美好生活。

在我几岁的时候，平时做饭的柴草也不是很充足的，但母亲自有办法，她去几里地外看望外婆，来来回回的，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在秋后，村头的树林子里，树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树叶，竟然没有人收拾。母亲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兴奋，第二天天不亮就把我们几个喊醒，推着小推车来到那片树林，母亲用鞭子抽树叶，我们姐弟往铺好大棉口袋里，不时还能捡到手指头粗的枯树枝，有时我们停下来歇歇腰，手里举着枯树枝，比谁的更大，那份高兴，我感觉就像当年手拿一支金笔一样。

到了腊月底，母亲在灶前开始一天天的忙碌，各种馒头香和肉香阵阵扑鼻，屋顶上的炊烟袅袅上升，在空中散去，飞入云中，站在院子里，感受着烟火生活的幸福。

多年后的今天，厨房有燃气灶，电饭煲、高压锅、微波炉等等，灶具有好几套，炖肉也就是半个小时的事，按下按钮，坐在客厅里，就能等到饭熟，没有了为柴而准备的忙忙碌碌。那份日子里生活的艰辛和特有的滋味，却一直留存在记忆中，经久不散。